

關於凱恩斯“乘數理論”的批判

王 治 柱

—

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凱恩斯指出“本書分析的最終目的，乃在發現何者決定就業量”。^①按照凱恩斯看來，他在理論上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說明決定總產量和總就業量以及它們變動的因數。在凱氏的這本書中，常常把產量與就業量並提，他認為，在他所作的假定下，就業量一經決定，產量也就隨之決定。所謂總產量將增大，據他看來，也不外就是說企業將在同量資本設備上，僱傭較大量的勞力。所以，可以依靠就業量的變動來測定產量的變動。因而我們從他的解釋中可以看到，社會生產規模及其變動，實際上也就是指就業量的規模及其變動，而他對於決定總產量、總就業量變動的因數的分析，實質上也就是討論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發展速度的可能性問題。

凱恩斯認為全社會就業數量是決定於總供給函數與總需求函數相交之點。因此，有必要說明他所說的總供給函數與總需求函數。

凱氏把由某種特定就業量所產生的總所得（或總收入，即在該就業量時的變資本加剩餘價值）稱為該就業量的收益。總供給價格就是資本家在提供一定就業量時，他要求有的最低預期收益。如果以 Z 表示僱傭 N 人所產產品的總供給價格，則 $Z = \phi(N)$ ， $\phi(N)$ 即為總供給函數。從另一方面說，資本家還有一個預期，即預期僱用 N 個工人時，由他們所產產品能夠獲得的收益（即預期消費者購買這些商品所願支付的總價格）。凱恩斯把這個預期收益稱為總需求價格，以 D 表示。 D 之值也隨 N 之值而定，故 $D = f(N)$ ， $f(N)$ 即凱氏所說的總需求函數。就業量之所以決定於總供給函數與總需求函數之交點，依凱氏看來，是因為這時資本家們的預期利潤量為最大。而在該交點時 D 之數值，凱氏則稱為在該就業量時的有效需求。

凱氏主要是考慮短期均衡，並且他假定技術、資源和成本都不變。在這種情況下，總供給函數的形狀一定，因而總就業量就決定於總需求函數，也即決定於資本家們在該就業量所能預期獲得的收益 D 。 D 就是上面所說的有效需求。

D 是由兩部分構成的：（1）資本家預期於社會的消費量，以 D_1 表示，它也即資本家可以預期從消費者手中收回的部分；（2）資本家預期於社會的新投資量，以 D_2 表示，故 $D = D_1 + D_2$ 。

但是，凱恩斯認為，社會上的消費量是收入（當然也是 N ）的函數，即 $D_1 = x(N)$ 。凱氏把這個關係稱為消費傾向，即人們從收入中取出多大一部分來用於消費的傾向。 D_1 數值

①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三聯書店1957年版，79頁，以下簡稱“通論”

上的大小即决定于此。因而消费倾向一定，投资量一定，有效需求，从而就业量和社会生产规模也就随之确定。

凯氏认为 $\alpha(N)$ 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其正常情况是：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增加，但消费的增加程度赶不上收入的增加程度。这就是说，若以 c 代表消费量， y 代表收入，则消费增量 (Δc) 与收入增量 (Δy) 之比 $\frac{\Delta c}{\Delta y}$ 是正数，但小于 1。产生这种情况，凯氏以为是基于人性的“基本心理法则”。 $\frac{\Delta c}{\Delta y}$ 凯氏称为边际消费倾向。

由此凯恩斯进一步指出，在就业量增加时，总供给价格 Z 与 D_1 间的差距也愈大。假若消费倾向不变，此时就只有靠 D_2 的增加来弥补这个逐渐增大的差距。没有这个弥补，资本家就会受到损失，从而就业量也就不会增加。所以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倾向既然比较稳定，故若“社会的消费倾向不变，则就业量之均衡水准决定于当前投资量”。或者把他在另一篇论文所说的：“这个理论可以概括地说，已知公众心理，整个生产和就业的水准，决定于投资量”。^① 因此，凯氏实际上强调了在就业量或者收入的变动中，投资起着决定性作用。

为了说明增加投资对于增加社会生产、收入和就业的效果，凯恩斯提出了所谓的“乘数”（或“倍比”）理论。^② 认为似乎在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投资一笔钱，就可以收到几倍、几十倍或者更多的效果。凯氏是借助边际消费倾向概念来说明这个“乘数”原理的。因为 $\Delta y = \Delta c + \Delta I$ (ΔI 代表投资增量，即追加的投资)，故可得 $\Delta y = k \Delta I$ ，其中 $1 - \frac{1}{k}$ 即为边际消费倾向，而 k 就是凯氏所说的“投资乘数”。^③

显而易见，如果 $k=10$ ，投资再额外增加 100 个货币单位，从公式可以知道，收入就会增加 1000 个单位，也就是说，投资将会收到 10 倍的效果。

因为 $k = \frac{1}{1 - \frac{\Delta c}{\Delta y}}$ ，故 k 值之大小，决定于 $\frac{\Delta c}{\Delta y}$ 之大小。即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愈

大，乘数愈大；边际消费倾向愈小，乘数也愈小。当 $\frac{\Delta c}{\Delta y} = 1$ （即人们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则 $k \rightarrow \infty$ ，即收入可以无限地增加。

凯氏认为“乘数理论”不仅可以运用来表明投资增量与收入增量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说明由于增加投资所引起的就业量的变化。这是因为，如果投资的增量为 ΔI ，因为“投

① 哈里斯编：“新经济学”，1947年版，191页。

② “乘数”这一概念，首先由卡恩在“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该文载英国“经济学季刊”1931年6月号），用以说明投资增量与由此引起的就业增量间的数量关系。

③ 因 $\Delta y = \Delta c + \Delta I$ ， $\therefore 1 - \frac{\Delta c}{\Delta y} = \frac{\Delta I}{\Delta y}$ ，或者 $\frac{1}{1 - \frac{\Delta c}{\Delta y}} = \frac{\Delta y}{\Delta I}$ ，令 $k = \frac{1}{1 - \frac{\Delta c}{\Delta y}}$ ，则 $\Delta y = k \Delta I$ ，而 $\frac{\Delta c}{\Delta y} = 1 - \frac{1}{k}$ 。

資品工業第一級就業量之增加為 ΔN_2 ，則總就業量之增加為 $\Delta N = k' \Delta N_2$ ”。① k' 凱氏稱之為“就業倍數”。因為 k' 联系了 ΔN_2 與 ΔN ，所以通過它可以衡量投資品工業（即製造生產資料的工業）中第一級就業量的增量與由此引起的總就業量之增量間的比例。

凱恩斯非常吹噓他的這個“乘數理論”。在他說明這個理論的意義時特地指出：“乘數”分析是他的就業理論的“一個主要部分”。② 因為，在消費傾向一定的條件下，借助於“乘數”，“我們可以在總就業量、總所得與投資量之間建立一個確切的关系”。③ “這個乘數告訴我們，當總投資量增加時，所得之增長將 k 倍於投資增量”。④ 而且，“當投資量變動時，卻能使得總就業量與總所得之變動程度，遠超過投資量本身之變動。這種現象，有了乘數原則以後，就得到了解釋。”⑤ 由上可見，凱恩斯自己看來，他認為“乘數”在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過程中是起極其重要的作用的。

作為凱恩斯“乘數”分析的邏輯結論，就是他強烈鼓吹資產階級政府應該舉債來進行公共投資，調節投資需求，這樣就可以通過增加投資和“乘數”的作用，使得社會易於實現充分就業，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有可能高速度發展。“乘數理論”的另一個實際目的，就是企圖借此來鼓吹資產階級國家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大量投資支出，以保證壟斷資產階級的最大限度利潤。

二

“投資乘數” k 與“就業乘數” k' ，一般說來其數值不會相等。但凱氏認為，為了使得“乘數”的“基本觀念”能夠得到更清晰的闡明，他假定 $k = k'$ ，並且討論了這一簡單情形。

$k = k'$ 之不合理，將在本文第四部分予以說明。現在需要着重指出的，根據凱恩斯的意見看來， k 與 k' 是同時發生作用，並且在作用的方向上也是相同的。 k 與 k' 相等，或者不與 k' 相等間的區別只是在於，前一情況意味着投資增加引起收入的增加，與投資品工業第一級就業量的增加引起的總就業量的增加在比例上是相同的，而在 $k \neq k'$ 時則說明兩者增加的比例是不同的，但是不論那種情形， k 與 k' 的作用是平行地進行的。因而，當凱恩斯說投資增加引起收入增加時，他實際上也說明了就業在同時增加。

在對凱恩斯“乘數”的理論內容進行批判以前，茲先分析一下他在方法論上存在一些什麼重大謬誤。從凱氏“投資乘數”的公式 $k = \frac{1}{1 - \frac{\Delta c}{\Delta y}}$ 看來， k 數值之大小，僅僅依存於邊

際消費傾向的大小。顯然，凱氏的邊際消費傾向是一個杜撰的概念，他是企圖利用這個概念從數學上更明確地表明他所臆造的“基本心理法則”和函數 $x(N)$ 的特征。前面我們已經說

① “通論” 99 頁。

② “通論” 英文版，113 頁。

③ “通論” 97 頁。

④ “通論” 99 頁。

⑤ “通論” 104 頁。

明，按照凱氏的意見，这个函数的特征，就是 $0 < \frac{\Delta c}{\Delta y} < 1$ ，式中 $\frac{\Delta c}{\Delta y}$ 即边际消費傾向。这个不等式說明，当人們收入增加时，消費也随之增加，但消費的增加不如收入增加之甚。这也就是凱氏的“基本心理法則”的真意所在。在这里，凱氏完全脱离了具体的阶级关系，純粹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虛构这个概念和这个“基本心理法則”，认为人类心理上从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消費上的傾向。所以他认为这个概念和“法則”不仅适用于任何社会，也同样适用于各个阶级；而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既适用于資產阶级，也适用于无产阶级。凱氏在提到消費时，經常把資本家和工人混在一起称为“人們”或“公众”，正說明了这一点。这当然是一种主觀唯心主义的謬論，是凱恩斯主义唯心主义世界觀在消費問題上的一种表現。事实上，正如馬克思所早已指出的，消費总是具体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各个阶级的消費情况总是由各个不同阶级間的相互关系和他們自身的經濟地位决定的，所以凱恩斯虛构边际消費傾向这个概念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企图以此来抹煞資本主义社会中不同阶级的消費具有不同的性质，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工人与資本家間的对立关系。我們知道，資本家与工人的消費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資本家的消費是来源于剩余价值，它保證了資本家进行积累的同时，可以尽情地揮霍浪費；而工人的消費則来源于工資，他們越来越难于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儲蓄。所以把資本家和工人的消費状况混在一起而編造出的“社会消費量”和“社会边际消費傾向”等，完全是一种騙人的虛构。从这里我們不难看出，完全依存于“社会边际消費傾向”数值大小的“乘数”公式，只不过是一个臆造的騙人的把戏而已。而凱恩斯“乘数理論”的方法論的一个重要謬誤，正在于他的主觀唯心主义，正在于他所虛构的边际消費傾向的心理范疇上。

他的方法論的另一个重要謬誤就是玩弄数学游戏，企图把資本主义的复杂的动的經濟問題描写为只是一种簡單的靜的机械的数学公式。凱恩斯的“乘数”公式具有形式主义的数学性质，我們可以从下几点看出：第一，就“投資乘数”公式 $\Delta y = k \Delta I = \frac{1}{1 - \frac{\Delta c}{\Delta y}} \Delta I$ 本身

說，因为它本身不包含有任何時間因素在內。因此，它对于任何時間說來，都是成立的。如果就一个时点說，只要在这个时点上增加一定量的投資，就立即会引起 k 倍的收入。不待言，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凱恩斯自己似乎也意識到这一点。但是他又說，不应当把这两件事混淆起来：“其一是乘数理論本身，这是在任何時間都适用的，沒有時間間隔；其二是資本品工业擴張时所产生的后果，这只有經過一段時間后，始能逐漸产生，而且有時間間隔。”但是，在充滿矛盾的資本主义社会中，經過一段時間后“产生的后果”怎样能夠保證就符合“乘数”公式所提供的“后果”呢？不待言，这又根本是不可能的。第二，凱氏“乘数”公式是根据 $\Delta y = \Delta c + \Delta I$ 这一等式求出的，这个公式可以有兩種解釋。（1）在一定时期內，社会新投資增加了 ΔI ，消費增加了 Δc ，結果使得期終收入增加了 Δy ；（2）期終增加的收入 Δy 在下一期將如何分配于消費与投資。如果是按第一种方式来理解“乘数”公式，那么在凱氏由 $\Delta y = \Delta c + \Delta I$ 推算出 $k = \frac{1}{1 - \frac{\Delta c}{\Delta y}} = \frac{\Delta y}{\Delta I}$ 的过程中， Δc 部分必然要被認為全部由

于增加新投資 ΔI 所引起的。这当然是一个魔咒，因为实际上社会上消費完全可以因为其他独立的原因而增加。但經過凱氏玩弄数学把戏，这种增加的消費立即被認為是由投資帶動起

来的了，这显然是一种极力夸大投资作用的谬论。如果按照第二种方式来考察“乘数”公式，那是更难令人理解的，这一时期的 Δy 怎么能与下一时期的 ΔI 结合产生一种“乘数” k ，用去说明凯氏硬想要说明的投资效果呢？所以不论从那种方式来理解“乘数”公式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第三，从凯氏 $\Delta y = \Delta c + \Delta I$ 这一公式看， Δy 对于 Δc 与 ΔI 说来，是一次齐次对称函数。因此，从数学上说，既然可以使 $\Delta y = k\Delta I = \frac{1}{1 - \frac{\Delta c}{\Delta y}} \Delta I$ ，当然也可以使

$$\Delta y = k_1 \Delta c = \frac{1}{1 - \frac{\Delta I}{\Delta y}} \Delta c。在上一公式，\frac{\Delta I}{\Delta y} 可仿凯氏定义为边际投资倾向，这样通过 \Delta c 与$$

k_1 的作用也可以使收入增加到 Δy 。如果按照凯恩斯术语， k_1 可以用来说明增加消费将如何带动着投资品的需求，从而引起资本品生产增长。所以由 $\Delta y = \Delta c + \Delta I$ 一式可以同时派生出两个等式，而未经任何理论分析即采用一个等式，并在其上建立所谓“乘数理论”，只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数学游戏。当然，这两个等式从数学上看都是成立的，但是它们任何一个都经不起任何理论分析。在下面我们对“投资乘数”进行的分析将会说明这点。第四，从凯氏

$$“投资乘数” k = \frac{1}{1 - \frac{\Delta c}{\Delta y}} 看，当 \frac{\Delta c}{\Delta y} = 1 时，k \rightarrow \infty。也就是说，只要社会上的边际消费$$

倾向一有增加的收入，就把它们全部用于消费，那么，根据凯恩斯的公式 $\Delta y = k\Delta I$ ，只要此时资产阶级政府那怕再增加投资一分钱，全社会的收入将无限增加，增加一分钱怎么会产生无限多的收入呢？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它确实是凯氏“乘数理论”的逻辑结论。所以，从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凯氏的“乘数公式”纯粹是一种数学游戏，它与现实经济过程毫无共同之点。凯恩斯玩弄这种游戏就是企图在人们认为的精确科学，即数学的外衣掩盖下，抽象掉决定资本主义生产进程的最主要因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抽象掉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来推行其为资本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辩护的伎俩。

上面说过，由于公式本身并没包含有什么时间因素在内，因而从公式看来，由增加投资引起的效果本应看作是任何时点上都可以立即实现的东西。这个公式之不合理是如此显明，所以有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需要根据凯氏原书意见，把公式转变为过程加以说明。例如，假定一个社会在增加收入以后总是以其收入增量的 $\frac{3}{4}$ 用于消费。这时如果政府进行新的投资，支出了 100 万元，向社会上购买生产资料，这 100 万元就成为生产这些生产资料人们（包括资本家与工人）的收入，这些人用其增加收入的 $\frac{3}{4}$ ，即 $\frac{3}{4} \times 100$ 万元用来购买消费品，于是这部分又成为生产这些消费品人们的收入，这些人又将增加的收入的 $\frac{3}{4} \left(\frac{3}{4} \times \frac{3}{4} \times 100 \text{ 万元} \right)$ 购买消费品，于是它又成为另一些生产这批消费品人们的收入。象这样继续下去，原始投资虽然只增加了 100 万元，但把所有这些派生收入加在一起，却得到 $100 + \frac{3}{4} \times 100 + \frac{3}{4} \times \frac{3}{4} \times 100 + \dots = \left[1 + \frac{3}{4} + \frac{3}{4} \times \frac{3}{4} + \dots \right] \times 100 = 400 \text{ 万元}$ 。于是“投资乘数” $k = 4$ ，与凯

氏公式得到的 $k = \frac{1}{1 - \frac{8}{4}} = 4$ 完全相同。①

由于收入增加的过程也就是就业人数增加的过程，所以这种說明对于就业倍数也同样适用。② 凱恩斯自己也說过：“除非公众之心理傾向与我們設想者不同，否則我們已經建立了一个法則，增加投資品工业中之就业量，一定可以刺激消費品工业，因而使得就业之总增量大于投資品工业中就业之增加量。”③

当然，在增加投資以后，是可能增加一些就业人数，并从而增加一定的国民收入的。因为，如果增加的投資是用来建造或购置生产資料，那么在一定条件下，生产資料部門就会增雇一些工人，而这些工人的工資也会用来购买消費品，因而也会增加对消費品的需求，从而可能推动消費品生产部門也增雇一部分工人的。但是問題在于：凱恩斯毫无根据地誇大这种增加投資对于增加收入与就业的影响，并且对于整个过程作了錯誤的歪曲的說明。下面我們將对这一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三

首先，凱氏只片面地強調了生产与消費联系的一面，但是他完全否定了存在于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与消費間的对抗性矛盾。根据他的理論，既然增加的投資支出构成一些人增加的收入，人們又不断地以增加的收入来增购商品，那么社会生产出来的商品，就会因为不断扩展着的和不断支出着的收入繼續得到实现，資本的流通也不会发生中断。更有进者，这个过程也意味着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門可以通过消費者的意愿自动地保持平衡。这样，不仅凱恩斯原来自认为极重視的市場問題在这里变得无影无踪，而且整个資本主义社会还可以顺利地、无危机地发展下去了。隱含于“乘数理論”內的貨色就这样把資本主义經濟打扮得十全十美的！

但是誰都知道資本主义經濟的现实发展并不是这样美妙的。資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規律决定着資本家总是力求尽量扩大生产以便榨取尽量多的利潤。因此即便是如同凱氏所說的由于增加投資支出而形成的一些派生收入能夠使消費有所增加，其后果也只能是引导資本家去进一步扩大生产。但是，这些扩大生产出来的商品，以及在生产过程中更多剝削得的剩余价值是需要实现为貨幣的。沒有这种实现，資本主义的生产就不可能再繼續进行。而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生产的規律以及由建立在对抗性的基础上的分配关系又决定着資本家力求把劳动人民的消費水平限制到最低限度。因为，每个資本家都知道，如果他不力求降低工人

① 由于 $k = \frac{1}{1 - \frac{\Delta c}{\Delta y}} = \left(1 - \frac{\Delta c}{\Delta y}\right)^{-1} = 1 + \frac{\Delta c}{\Delta y} + \left(\frac{\Delta c}{\Delta y}\right)^2 + \dots$ ，式中 $\frac{\Delta c}{\Delta y} < 1$ 。不难

看出，上述推理實質上就是根据这个数学公式推演出来的，不过是說得曲折一些，而且效果的取得要經歷一个过程。

② 參看乔安·罗宾逊：“就业理論引論”商务印書館，1961年，15—16頁。

③ “通論”101頁。

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他也就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扩大必然是与限制劳动人民的消费相结合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财富在一端集中，而贫困在另一端集中的全部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点。正因为随着生产的发展，广大的劳动者反日益贫困，消费力反日益低下，因此，即令投资支出暂时引起某些增加的收入和消费，但是由于增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由资本家攫取去了，因而在结局上，这种增加的消费必然会远不足以吸收社会生产力发展起来的社会总产量，于是商品的销售更困难了。资本主义社会时常存在着的大量无法出售的商品储存，会使得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所以，收入远在没有继续扩展以前，这一过程早就停止。^①这时，所谓收入得以不断扩展，原始就业能够继续诱致新的就业等，实际上只不过是凯恩斯的梦想，在资本主义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

其次，我们之所以说凯恩斯对整个过程作了错误的歪曲的说明，并竭力夸大了增加投资所引起的效果，是因为还有另一重要事实，即他抽掉了不变资本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作用，并从而把资本家的一切费用支出归结为可变资本。不能说，凯恩斯完全不了解商品的生产需要借助于生产资料，因而在计算商品的价值时，也需要计算因生产这些商品而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例如，他在为总所得（总收入）下定义时，明确地说到一个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要支付两种费用。一种是使用者成本，一种是原素成本。他所说的使用者成本其实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并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②至于原素成本，凯氏则是指付给生产原素（不包括其他资本家）以取得他们当前劳务的成本。^③按照他的定义，一个资本

① 顺便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企业经常开工不足，有着大量未能使用的资本和商品储存，所以增加的投资支出，能够很快地为现有商品储存所吸收，而不需要新建或扩建企业，由此也不需要新增工人。这样，凯恩斯的收入扩张过程就不能产生。

② 凯恩斯对于使用者成本所下的定义是含混不清的。他在说明当一个资本家雇用某特定数量劳动者所必须支出的两类费用时说：“第二类是他付给其他雇主（即资本家——引者注）以购买其产品者以及他因使用机器设备不使其闲散，而蒙受的牺牲，可称之为该就业量之使用者成本。”（“通论”29页）在这里，一个资本家向其他资本家购买产品，凯氏实际上指的是生产资料。从凯恩斯对消费所下的定义可以看出这点。至于他所指的牺牲则是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不变资本价值。因而，由这两项构成的使用者成本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商品中的不变资本价值部分。他在另一处对使用者成本所下的定义中，谓 $(G'-B')-(G-A_1)$ 乃衡量因生产A（A表示该时期资本家出售商品的全部价值——引者注）所牺牲掉的价值，可称之为A之使用者成本。这个计算出来的使用者成本比较接近于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时凯氏尽管是就全部现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来计算，但是它的基本含义是可以理解的。即由上期末保存到本期初生产资料的价值 $(G'-B')$ ，加上本期其他资本家购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A_1) ，再扣除本期末实存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G) ，由此得到的差额实际上是表示生产过程中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使我们能够确定他的所谓使用者成本指的就是商品中的不变资本价值部分，是根据他对收入所下的定义。当然，凯恩斯并不懂得不变资本的真正意义，因而在这里我们只是说他提出的使用者成本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商品中的不变资本价值部分。

③ 凯恩斯的原素成本实际上包括付给工人的工资以及剩余价值中相当于地租和利息的那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他有意地利用原素成本这一名词来隐瞒和否定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

家的利潤就是他的产品的价值超过其使用者成本与原素成本以上的部分。这个利潤也就是資本家的收入。“又因社会其他人員的所得即为僱主之原素成本”，^①故就整个社会而論，总收入等于出售的商品的总价值減去其总使用者成本。^②所以，在这里凱氏不只說明商品的价值（实际上他指的是售价）包括有不变資本的价值在內，而且也指明了社会总收入是社会产品扣除了生产資料消耗的价值以后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即凱氏所說的原素成本加利潤）。后者如果加以分解，实际上也就是可变資本加剩余价值。凱恩斯既然把收入的增量直接与投資的增量联系起来（即 $\Delta y = \Delta c + \Delta I = k\Delta I$ ），认定投資增量会引起許多倍收入的增量，同时在收入的概念中不包含任何使用者成本在內，也就是說在投資与就业“乘数”的公式中，抽去了不变資本；这样，从增加投資直到他所說的收入或就业扩展的整个过程中，当然就不会看到任何不变資本作用的影子了。^③

凱氏在其“乘数”公式中抽掉不变資本的作用意味着在資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不仅不需要增添不变資本，而且連生产过程中消耗了的不变資本价值部分，也不需要补偿。或者说，似乎在資本主义生产中，根本不需要不变資本的任何要素，只要单凭购买劳动力就能进行生产。正是从这里我們看到了凱恩斯“乘数”公式的另一方面荒謬。第一，凱恩斯由于抛开了不变資本，因而他梦想到增加投資会发生一連串美妙的效果。投資支出增加了，立即可以成为某些人增加的收入，他們把它支出了，立即又可以成为另一些人的收入，支出不断扩展下去，收入也不断地扩展下去。連續支出是多少，連續收入也就会是多少。不錯，在資本主义条件下，沒有某些人的支出，也就不会发生另一些人的收入。但是，問題是，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等于不变資本(c)+可变資本(v)+剩余价值(m)，而收入則等于 $v+m$ ，凱氏究竟根据什么理由說各个支出（無論是原始的或是派生的）都会变成同数量的收入呢？轉移到商品中去了的、在生产中消耗了的生产資料的价值，究竟从何处得到补偿呢？社会資本的再生产难道可以不用补偿商品中的不变資本价值部分就能順利地进行嗎？第二，凱恩斯由于抛开了不变資本，因而異想天开地认为只要投資支出增加了，資本家就可以只依靠添雇工人来增加产量，而且，随着这一增加的就业，还有着—个就业人数的繼續扩展过程。但是問題是，

① “通論”50頁：从这里可以看到，凱恩斯与其他的庸俗經濟学者一样，繼承了亚当斯密在再生产理論中的一个重大錯誤：即对于一个人是資本的东西，对于別一人就是收入。

② “通論”50頁。

③ 凱恩斯在稍后为儲蓄投資下定义，并論証它們間的恒等关系时，又明確指出所得（收入）与产量的价值相等（“通論”58頁）。在这里他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完全等同起来。使用者成本的影子完全看不見了，也就是說，在这里他根本忽視了或否定了不变資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凱恩斯在运用使用者成本这个概念时，出現了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見解。例如，在他提到一个企业甚或一个工业时，他認定商品的供給价格应该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內，但他一說到全社会产量的总供給价格时，則認為必須避免重复計算的困难，或者说为了“方便”，而不应把使用者成本包括在內，但是他同时又說購買者所支付的价格，則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內。（參看“通論”27頁註②；又61頁），这样，在邏輯上，他所謂之总需求价格也应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內。至于在总供給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交点时的数值（即凱氏所說的效需求），是否包括使用者成本，那就只有凱氏自己知道了，这种說明，使人难以理解凱氏为了避免困难而引起的分析上的“方便”，究竟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

既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必须与一定的生产资料（投在它上面的资本即不变资本）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既然生产商品需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那么，在生产过程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抽掉不变资本的作用，而把资本家的一切费用支出归结为可变资本（因为凯恩斯所说的原素成本，除了作为工资部分的以外，其他均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都来源于剩余价值，不能认为是资本家的费用）。从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因消费需求增加而将引起的生产的增加只通过增加就业数量就可以了。因为资本家要求扩大生产，就必须把剩余价值资本化，并按照资本有机构成把其中一部分作为追加不变资本，另一部分作为追加的可变资本，增雇工人。凯恩斯既否定了需要追加不变资本，也否定了需要对消耗在商品中的不变资本价值部分进行补偿，这样就必然使得他梦幻地认为可以把收入中的更大的比例部分用来增雇工人增加就业。但是也正从这里看到了凯恩斯的“乘数理论”不仅竭力夸大了增加投资对收入，就业变动的影响，而且还对整个过程作出错误的歪曲的说明。

再次，凯恩斯的“乘数理论”不仅仅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间的矛盾，而且也否定了生产决定流通的一般原理。

在凯恩斯的体系中，根本的和作为基本线索的一条“原理”，就是就业量与国民收入决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则是预期消费量与预期投资量之和。在这里凯恩斯是把消费量与投资量作为自变数看待的。他是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才又把消费量与投资量作为因变数，说明决定它们变动的一些因素，并在假定某些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确定三个主要自变数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

凯恩斯在指明就业量与有效需求间的关系时说：“我们知道，就业人数只与有效需求量发生关系，后者乃预期的消费与预期的投资之总和。”^①凯恩斯并且明确指出如果上述三个自变数不变，即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由其构成的总有效需求不变，社会上的就业水准也不会发生变动。

所以，凯恩斯告诉我们，投资之所以增加就业与收入，就是因为它增加了有效需求。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就业与收入的增加必然是而且也只能是根源于有效需求的增加。有效需求增加，就业与收入也必然随之增加，有效需求减少，就业与收入也必然随之减少。因而，根据他的论点，只要在流通领域投入货币，而无论是用于消费支出或投资支出，都可以使就业、收入增加。这显然是一种庸俗的流通居于首位，流通决定生产的观点。既是如此，凯恩斯当然会把这个基本观点贯穿到他的理论体系中“一个主要部分”的“乘数理论”中来。事实上他也这样做了，其具体表现就是凯氏在说明“乘数”公式时，把投资增量与收入增量（在 k 情形）或就业增量（在 k' 情形）直接联系起来，从而企图在流通领域内打圈子，寻求和论证增加收入就业的辩护魔术。

从凯恩斯的“乘数”公式看来，似乎只要是增加了投资的货币支出，自然地就会有着许多倍的收入产生。实际上，国民收入首先是一个生产概念。只支出货币是生产不出来的，必须要在物质生产领域内，经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才能生产出来。生产出来了，然后才能用于分配、再分配，用于各个阶级的消费和资本家的积累，从而形成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运动过程。这就是说，从支出到形成收入，到再支出再形成收入是要经历一个

① “通论” 220页。

长的过程的。并且，国民收入是某个时期中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即社会总产品中补偿了生产中所消耗掉的生产資料之后留給社会分配的那一部分。因而，在資本主义条件下，收入的运动过程与資本的运动过程是結合在一起的。收入中的任何一个原子，如同資本的生产一样，都是要經歷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所以，凱恩斯把投資支出的增加与收入、就业的增加直接联系起来，把流通放在首位，断言收入会自动扩展和投資支出引起的效果将全部發揮的論調，不仅把收入的运动当作資本的运动无关的自行增殖过程（这当然是荒謬的），而且必然会抹煞資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一切矛盾。因此，无怪乎在凱恩斯的公式中，我們看不到任何資本主义生产和資本主义生产决定資本主义流通的影子。在这里，不变資本的作用看不到了，資本与劳动的矛盾看不到了，資本的运动过程看不到了。总之，資本主义的一切矛盾，以及矛盾的开展都看不到了。剩下來的就是祈求人們（实际上是資本家与資產階級政府）多支出貨幣，以增加有效需求，而且，由于“乘数”的作用，还可以自动地收到許多倍的效果。經過凱恩斯說明，呈现在人們面前的，似乎資本主义再生产已經成了一幅动人的、前景极为壮丽的图画，似乎資本主义經濟还有可能繼續高速度地发展。

凱恩斯这种把流通置于首位，以之作为基本思想，和在它上面捏造的所謂“乘数理論”都是极端荒謬的。当然，在社会資本的运动过程中，資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是密切联系着的，因而資本流通过程的进行情况，对于資本的生产过程有着重大影响。这首先表现在，流通过程如果能順利进行，才有可能使生产过程得以順利进行；流通过程发生阻塞，生产过程也会发生中断，从而使得資本的再生产过程不能順利进行。但是如果因此說流通居于首位，流通决定生产，那就是完全錯誤了。無論从理論上或者历史上，我們只能夠得到这样一条原理，是生产决定流通，而不是流通决定生产。在資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这样，在資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实际情况是：只有首先生产了的东西，才能使它成为流通的东西；生产什么，才可能流通什么；生产多少，才可能流通多少；同时，生产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上进行，流通也必然会在同样的社会基础上进行。既是如此，凱恩斯究竟根据什么理由断言，生产、收入与就业的增加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根源于有效需求的增加呢？在这样一个虛伪的理論基础上，他又究竟根据什么理由能夠建立他的“乘数理論”呢？难道資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向我們証明了，在流通上用增加貨幣支出的办法来购买生产資料，就能夠使資本主义的失业問題解决嗎？就能使資本主义能夠无危机的发展嗎？反之，如果說这样最多只能暂时地增加少量就业，而最后必然会使資本主义的失业問題更严重，資本主义的矛盾更为尖銳，資本主义生产将更頻繁地以周期性的变化为特征向前发展，不是更正确的嗎？

凱恩斯这种顛倒黑白，是企图从流通上寻找解救資本主义失业、危机的道路。他的意思不过是說：流通的問題（主要是实现問題）解决了，資本主义的生产、就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而由于“乘数”的作用，看来这种解決問題的效果比人們所想象的还更大更迅速。可是，与凱恩斯的愿望相反，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問題是解决不了的，失业和危机問題也無論如何是解决不了的。即使是問題通过人为方法暂时地緩和了一下，甚至暂时地解决了一下，但其結果也必然会是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这些問題又将以新的更激烈的程度再现出来。这同样也是資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特点所决定了的。因为，正如同馬克思所指出的，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与实现条件之間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只要存在着資本主义生产，只要資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这个矛盾总是存在着的，而且必然是要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而加强起来。在这种条件下，不論凱恩斯在投資上投放多少貨幣，不論他怎樣在流通上玩弄魔術，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的。在最好情況，增加投資支出，在資本主義的恢復——繁榮階段，可能會使生產有着一個暫時的擴張。因為，正如事實所証明的，資本主義生產與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大，主要依靠着生產資料。這時，投資的增加，消費品需求的擴大，會進一步刺激對生產資料的需求，從而使得整個生產資料部分的生產波浪式的擴大起來。此外，剩餘價值的生產條件與實現條件間的矛盾這時也可能暫時不十分明顯。因此，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將會出現一個暫時的擴張。但是，這個擴張必然很快就受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造成的限制。因為，資本主義的整個市場，不論其中間市場（即資產階級學者稱為中間財的市場）延伸得多長，最終畢竟是要依賴着消費品的市場的。因而，由這種增加投資所引起的生產，因為它會在更大的程度上超過市場容量而獨立地發展，必然使得生產與消費間的脫節和矛盾不僅不能縮小，反而會更為擴大。所以，問題很清楚，增加新投資在最好情況也不過是只能暫時地在一定程度上緩和失業問題，暫時延緩危機的到來。而只要增加的投資不足以吸收現存的過剩商品，不足以阻止由於生產擴大而不斷增加的商品儲存，不足以較快地來實現越來越大的商品的剩餘價值，從而使得資本家獲得一定的利潤率，那麼，失業問題必然是會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必然成為不可避免的。增加投資支出的命運既是如此，在任何時間都適用的“乘數理論”，其命運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凱恩斯的“乘數”完全是一個虛構的概念，它和他的基本公式——有效需求決定生產、收入和就業的公式一樣，絲毫不能對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作出任何正確的說明。

四

前面說過，凱恩斯的“投資乘數”與“就業乘數”是同時起作用的。一當增加了投資支出 ΔI ，立即會在資本品工業中增加就業人數 ΔN_2 。最後當收入增加了 ΔY 時，全部就業人數也就增加了 ΔN 。所以，這兩個“乘數”不僅是同時發生作用，而且在作用的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即符號相同）。

凱恩斯在他的整個著作中，假定了 $k=k'$ ①，其目的據說是為使他的“乘數理論”的基本觀念能夠更清楚地為人所了解。他說明了 k 與 k' 一般是不相等的，而只有在一定的假定下，這兩個“乘數”的數值才相等。②但是，不能認為有了這個一定的假定，就會有 k 與 k' 之相等。其實， $k=k'$ 是凱恩斯捏造出來的，這不僅因為這個一定的假定不合實際，不僅因為 k ， k' 本身就是一種臆造，而且也因為臆造出來的 k 與 k' 要相等，還必須如凱恩斯所說的那樣，在國民經濟中要假定存在一些不變因素。下面我們將說明，不假定這些不變因素，這種臆造出來的 k 與 k' 是不會相等的，同時我們還準備說明假定這些因素不變時所含有的意義。

從理論上說，從增加就業人數到增加收入還有一段過程。一般說來，需要經過剩餘價值資本化，把一部分積累的貨幣資本增購勞動力，才能增加就業人數，另一部分則須增添生產資料，形成為追加的不變資本。有了生產資本的增加，才有着生產規模的擴大；這時作為生

① “通論” 99頁，209頁。

② “通論” 99頁。

产的成果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也必随之增加。因此，影响就业人数变动的因素与影响生产、收入变动的因素是不同的。作为直接因素来看，社会总产量的变动，除了决定于就业人数的变动以外（更正确地说是劳动消耗量的变动），还决定于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结合时所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国民收入的变动，则除了决定于这两个因素的变动以外，还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利用的情况。凯恩斯则无视后面两个因素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影响，实际上把它们当作是不变数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如凯氏所说的，“由不变因素中，我们可以推知，设就业水准为已知，则国民所得（用工资单位计算）之水准将如何；故在我们认为不变的經濟结构中，国民所得只定于就业量。换句话说，只定于现在用之于生产之劳力数量，这也是说，在国民所得与就业量之间有一唯一的关系”。^①显而易见，只有假定上述因素为不变因素，才有可能使得“国民所得只定于就业量”，在“国民所得与就业量之间有一唯一的关系”。才有可能使得 kk' 的作用方向一致，并且在进一步的假定下，使得 $k=k'$ 有可能。^②

凯恩斯所说的假定“现有资本设备的质与量，现有生产技术”不变，^③主要就是企图忽视上述因素的作用。同时，假定现有资本设备的质与量，现有生产技术不变，也就使得凯恩斯得以略去不变资本的积累对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和随之发生的就业量变化的影响。但是，这个手法也直接堵塞了凯恩斯对于决定就业规模变动的因素进行任何正确考察的道路。

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就业量的变化直接取决于可变资本的量的变化。而一个时期可变资本的变化又取决于该时期资本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多少。如果社会上资本家把剩余价值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这一部分愈大，而在这一部分社会总资本的增量中，可变资本所占的比重又愈大，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社会上的就业量也就会增加。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明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积累的不断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必然不断提高，于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相比，一天比一天增大，而可变资本，即使其本身没有减少，但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或者与不变资本比较起来，必然相对地缩小，于是用于雇用工人的可变资本的比重相对下降了。这样，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当然随之相对地减少了。所以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必然会造成劳动力的相对过剩。这时不仅增加少量的工人就需要总资本数量之大大增加，甚至要保持原来的就业人数不变，总资本也必须迅速地增加。但是总资本的进一步增加，又会进一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从而又进一步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④

① “通論”207頁。

② 从这里可以得另外一个結論，即令是就凯恩斯的体系說来，从理論上說，他應該首先建立“就业乘数”的公式，然后再到“投資乘数”的公式。可是，凯氏并没有这样。考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凯氏的“国民所得与就业量之间有一唯一的关系”的数学观念，使得他认为提出 kk' 的先后对于分析无何关系；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他通过所得、消費、投資的关系和边际消費傾向的数学概念，从数学上建立“投資乘数”的公式要更便利些。

③ “通論”206頁。

④ 由这里我們可以看出，凯氏捏造就业理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企图否認資本有机构成提高与工人阶级失业和貧困的必然联系，和抹煞資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工人失业和貧困的真正根源。

資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仅造成劳动力的相对过剩，而且还可能造成劳动力的绝对过剩。这是因为“随着資本积累的进展，同时也就发生着資本的構成中遞加性的變更。資本由不变資本即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資料等所构成的这一部分，較之資本中耗費在支付工資或购买劳动力上的那一部分，总是遞加式地增多起来。”^①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資本家追加資本后的总資本，在現有有机构成水平所雇用的工人數赶不上原来总資本在原有有机构成水平时雇用的工人數时，就要发生劳动力的绝对过剩。^②

这說明了，就业的規模及其变动，是直接决定于可变資本总量及其变动。在工資率和劳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就业量的变化总是与可变資本的变化同比例增減，从而，一切影响就业量变化的因素，最后都通过可变資本量的变动这一个因素来影响就业量的变化。所以凱恩斯說什么，就业人数的变动主要是由于投資需求的变动，而变动量之大小，則取决于人們的边际消費傾向之大小，或者“乘数”之大小等一类的話，完全是一派胡言。凱氏理論荒謬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一个极端情况看出。按照凱恩斯看来，如果社会边际消費傾向等于1，即人們（前已說过，凱氏把資本家与劳动者混在一起，称为“人們”或“公众”）把增加的收入都用于消費，則因 $k \rightarrow \infty$ ，故就业量将无限增大。奇怪的是，資本家在出售商品以后，既不用来补偿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資料，也不把榨取的剩余价值絲毫用作积累，只是把它們全部消費掉，却反而能使就业量无限增大。不增加可变資本而能使就业量无限增大，这种从来未有过的奇迹，在凱恩斯看来虽是可能，而在稍有常識的人看来，又是多么荒謬而又可笑的事情啊！

× × ×

在现代資产階級著作中，特別是凱恩斯主义分子中，广泛地以所謂“加速原理”和“超級乘数”来补充和发展凱恩斯的“乘数理論”。

根据这些資产階級学者看来，凱恩斯的“乘数理論”，只是說明投資变动对于消費需求，收入和就业量的变动将发生什么影响，而另外一个重要点則被忽視了，即消費品生产的增加，将增加对生产資料的需求，从而又进一步推动資本品工业的生产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也就是說，凱恩斯忽視了消費需求的增长，将会反过来按照“加速原理”，使投資又进一步成倍的增长。所以在他們看来，通过“乘数理論”和“加速原理”的共同作用，或者說，通过投資与消費的相互推动作用，会使得投資效果更为扩大，使得資本主义的生产加速增长。所以資本主义在他們眼中，比起凱恩斯說来还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

由于“乘数”与“加速数”的联合作用，資产階級学者认为还存在一种什么“超級乘数”。例如栗原就曾把“超級乘数” k 确定为^①

① 馬克思：“工資、价格和利潤”，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424—425頁。

② 在这里分析有机构成的提高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时，是假定劳动者被僱用数量的增減恰与可变資本的增減成比例。事实上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比起可变資本的相对减少說来，还要少得多。例如資本家通过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就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① 栗原：“凱恩斯派动态經濟学入門”1957年版，88頁。

$$k = \frac{1}{1-a-b}$$

而“超級乘数”公式則为

$$\Delta y = k \Delta I = \frac{1}{1-a-b} \Delta I$$

式中 a 为边际消費傾向， b 为边际投資傾向或加速数，此式在数学上的意义可举例如下：如果只考虑“乘数”，比如說假定 $a=0.6$ ，則凱恩斯“乘数”之值将为2.5。但是如果同时考虑“乘数”与“加速数”，比如說假定 $a=0.6$ ， $b=0.2$ ，則“超級乘数”之值将为5，比“乘数”的数值要大得多。所以他比凱恩斯更加誇大了增大投資的效果。

資产階級学者还利用“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于其他辯护性目的（例如用乘数和加速数的交互作用来“解釋”資本主义經濟发展的波动）。但是，无论是“加速原理”，还是“超級乘数”公式，它們都和“乘数理論”一样，把資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看得太简单化了。他們也都只是从形式上片面地看到投資，消費与收入，就业的联系一面，至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內在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資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影响，則完全加以忽視了。这就决定了这些“理論”和“公式”都只能是存在于資产階級学者心底的一种幻想，而不能对資本主义投資、消費、生产、就业間的真正关系給予任何真实的說明。

資产階級学者一直繼續利用着所謂“乘数”、“加速数”、“超級乘数”等虛伪公式，宣揚資产階級“反危机”政策的巨大效果和資本主义經濟还有可能高速度发展，借以繼續欺騙各国人民；同时，他們还以这些“理論”和“公式”作为理論武器的一个重要部分，来繼續与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再生产理論相对抗。因此，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动理論进行彻底的批判，仍然是摆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务。